

吳承恩集



蔡鐵鷹 ● 箋校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吳承恩集



蔡鐵鷹 ● 箋校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吳承恩集／蔡鐵鷹箋校．—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9
ISBN 978-7-5161-4550-0

I. ①吳… II. ①蔡… III. ①吳承恩（約1500～約1582）—文集 IV. ①I214.8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156747 號

出版人 趙劍英
責任編輯 郭媛
責任校對 林福國
責任印製 李建

出版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樓西大街甲 158 號（郵編 100720）
網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國社科網 010-64070619
發行部 010-84083685
門市部 010-84029450
經銷 新華書店及其他書店

印刷 北京市大興區新魏印刷廠
裝訂 廊坊市廣陽區廣增裝訂廠
版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開本 710×1000 1/16
印張 19.5
插頁 6
字數 356 千字
定價 59.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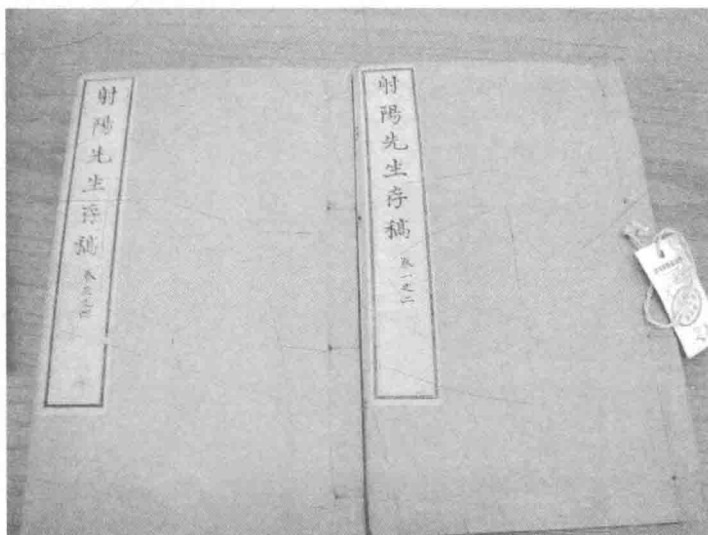
凡購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圖書，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本社聯繫調換

電話：010-64009791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直接資助項目 批准號：12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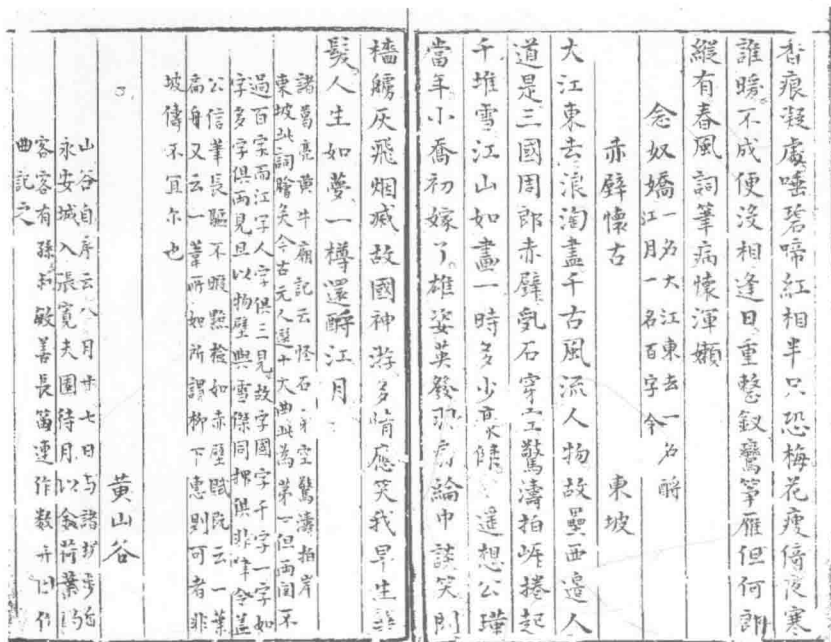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金規劃項目（二） 批准號：11YJA751003



圖一 吳承恩詩文集《射陽先生存稿》萬曆重訂本原刻
(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圖二 吳承恩詩文集《射陽先生存稿》萬曆重訂本原刻頁面
(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圖三 吳承恩編唐宋金元詞選集《花草新編》明鈔本頁面

(藏上海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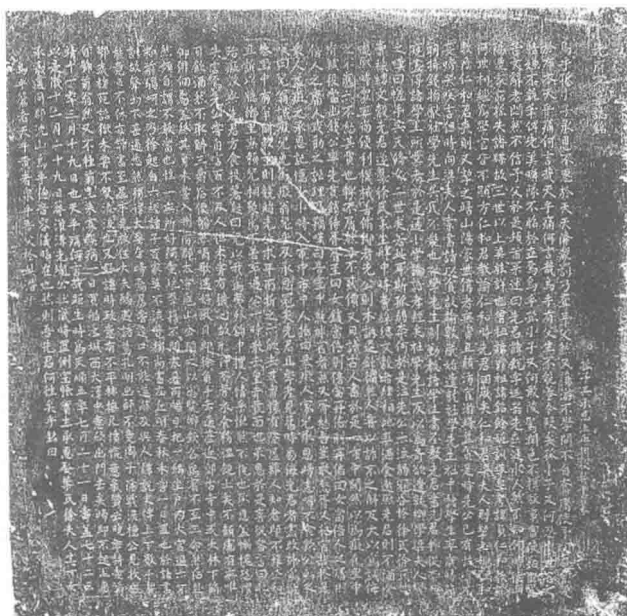


圖四 吳承恩佚文《甲午秋日宿金山寺》扇面手迹

(藏揚州市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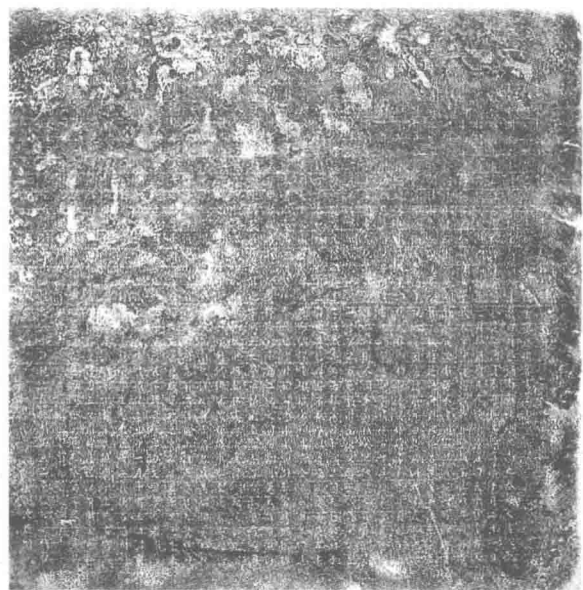
圖五 吳承恩手迹《先府賓墓志銘》碑篆蓋
(藏南京博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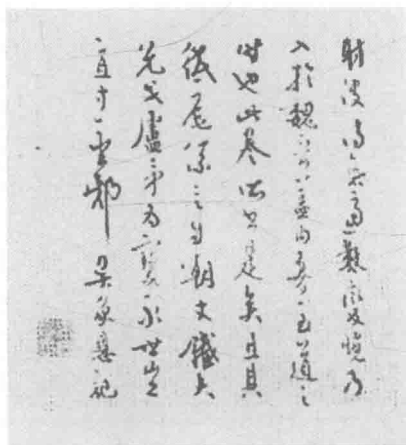
圖六 吳承恩手迹《先府賓墓志銘》碑
(藏南京博物院)



圖七 吳承恩手迹《卓亭沈公合葬墓志銘》碑篆蓋
(藏淮安市吳承恩故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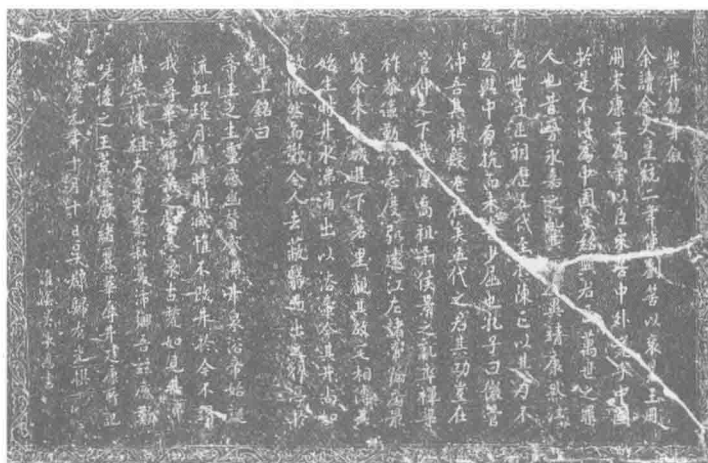
圖八 吳承恩手迹《卓亭沈公合葬墓志銘》碑
(藏淮安市吳承恩故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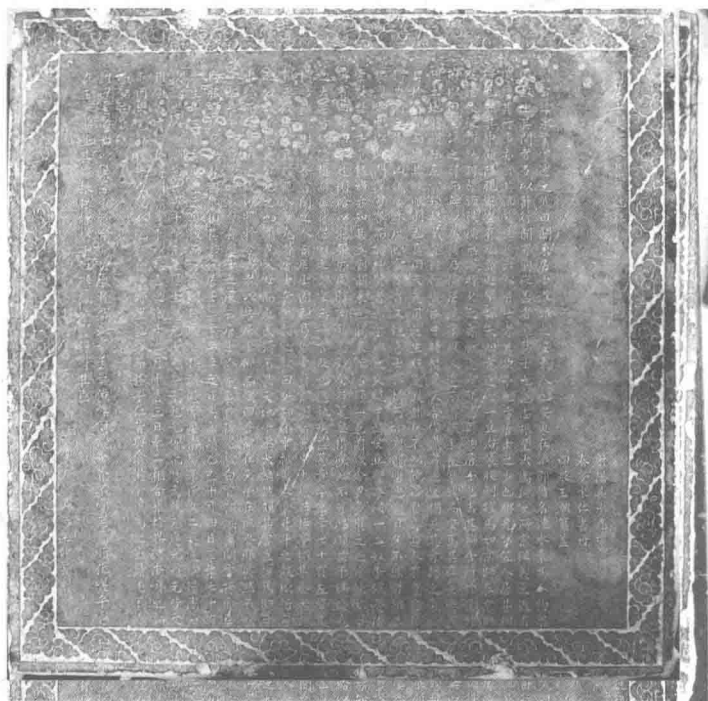
圖九 吳承恩佚文《跋朱曰藩
書詩歌字卷》手迹



圖十 吳承恩手迹《夢鼎堂記》碑
(歸有光撰文,藏長興市博物館)



圖十一 吳承恩手迹《聖井銘》碑(歸有光撰文,藏長興市博物館)



圖十二 吳承恩佚文《劉公合葬墓志銘》碑文
(藏灌南縣博物館)

前 言

吳承恩，字汝忠、以忠，號射陽居士、射陽山人，或又號淮海浪士、野史氏，人多稱吳射陽、射陽先生。明淮安府山陽縣（今江蘇省淮安市淮安區）人，生於正德元年（1506），卒於萬曆八年（1580）。

這部《吳承恩集》包括了吳承恩的詩文集《射陽先生存稿》、詞選集《花草新編》和近年發現的一些佚詩佚文，在目前情況下堪稱搜羅全面；同時也使用了最直接可靠的底本，盡可能地保證了最為基礎、也是研究者最為看重的文獻價值。

現將有關情況簡要介紹如下。

關於《射陽先生存稿》

《射陽先生存稿》四卷本身殆無異議，有關記載屢見於天啓《淮安府志》這類可靠的文獻之中。大致說來，這部詩文集在吳承恩逝世后的第十個年頭即萬曆十八年（1590，庚寅），由其表外孫丘度整理刻印行世。前有曾任淮安知府的五嶽山人陳文燭萬曆十八年的序，後有自稱“通家晚生”的吳國榮萬曆十七年（1589，己丑）的跋，是為初刻本。大約二十多年後，在萬曆四十年（1612）左右，丘度再次增補重刻，並約請當時文壇名家李維楨題序，是為重訂本。據說另有《續編》一卷，然而雖有記載卻都似是而非，既沒見到傳本也沒見到詳備描述，故學界多擱置不論。

上述版本關係本來非常簡單，但後來卻由於一些特殊的原因變得複雜起來。

從現存資料來看，明末至清初的一段時間內，《射陽先生存稿》的流

播還算廣泛，因為曹溶的《明人小傳》、陳田的《明詩紀事》、朱彝尊的《明詩綜》中均有介紹或收錄。但進入清中葉之後我們就已經是只聞其名而難見其書了。比較確切的綫索也只是在《山陽藝文志》收錄的吳進的一段話中，提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曾經見到過一個殘本。再以後所有的消息大約就都是轉錄了。

1929年，北平的故宮博物院在藏書中發現了一部《射陽先生存稿》。當其時，吳承恩的大名已經由於魯迅、胡適等的《西遊記》研究而變得有點響亮，所以故宮方面對這部兩冊四卷品相不錯的《射陽先生存稿》頗為重視。隨即從本年的十二月開始，在《故宮週刊》上連續選載若干各體詩文，直至次年即1930年的十一月。同年又刊出了一個完整的鉛排本，以應付各方的研究所需。

1949年，北平故宮博物院遷往臺北，《射陽先生存稿》的原本被選中隨遷，留在大陸的就只有1930年的鉛排本了。很顯然，鉛排本屬於過錄，可靠性自然要打折扣，而由於當時排印匆忙，並未作認真校勘，這其中的折扣打得就有點令人遺憾了。但這是歷史的宿命，毫無辦法。新中國成立後，學者劉脩業先生整理出了一部《吳承恩詩文集》，1958年由當時的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所據就是這個鉛排本。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約請劉懷玉先生在劉脩業前本的基礎上再作校箋，出版了《吳承恩詩文集箋校》，其底本仍然是故宮的鉛排本。二位劉先生為這部《吳承恩詩文集》的校勘付出了很大的努力，除以《故宮週刊》的選載參校以外，還找出了幾乎所有能見到吳承恩詩文的各類文獻如《淮安府志》、《山陽縣志》、《山陽詩徵》、《楚州叢書》等等，在當時的條件下，校勘應稱精審。但由於故宮鉛排本的先天缺陷嚴重，從文獻整理的角度看，遺憾仍然殊多。

由於研究的需要，我對吳承恩詩文向來比較留意。2009年秋天赴臺灣東吳大學講學期間，便利用東吳大學與臺北故宮隔雙溪相望，所距僅一箭之遙且交往密切的便利，在故宮的圖書文獻館查到這部已是海內孤本、數十年間大陸學界無人目睹的《射陽先生存稿》傳本，並且以《吳承恩詩文集箋校》為底本，花費了半個多月的時間將其原貌錄回。按故宮規定，善本不可複印，不可拍照，但在相處數日之後，管理人員網開一面，破例允許拍了兩張書影照片，大致情況可見一斑（見附圖一、二）。其餘

描述如下：

所見《射陽先生存稿》傳本四卷分為兩冊，兩冊的封面上分別注有“卷一至二”、“卷三至四”字樣，紙張雖已發脆，但品相還不錯。全書高26.5釐米，寬16.5釐米；版框高20.5釐米，寬13釐米。每頁十行，行二十二或二十三字，除補版的少數外，絕大部分刻工精細，字迹清晰。第一卷目錄前有陳文燭落款萬曆庚寅的《吳射陽先生存稿敘》，三葉六頁；李維楨無年月款的《吳射陽先生集選敘》，四葉八頁，頁均六行十二字。第四卷末有吳國榮落款萬曆己丑的《射陽先生存稿跋》，草書，頁六行。

正如俗語所云：眼見為實。找到《射陽先生存稿》的傳本，不僅解決了我們這部《吳承恩集》的校勘問題，還使得圍繞吳承恩詩文的一些疑團迎刃而解，主要有以下三點。

首先，確認了《射陽先生存稿》曾經重訂的事實。如前所述，《射陽先生存稿》有萬曆庚寅（十八年）的初刻本和萬曆四十年左右的重訂本兩種。以往研究者根據前有李維楨序和序中的相關敘述，已經斷定傳本屬於重訂本，但這個重訂本與初刻究竟有多大區別，則還是一個待查的問題。

而現在查看傳本實物，發現有不少挖版、補刻的痕跡，這就說明傳本確實是一個大部分利用了初刻的舊版、但也經過二次整理的重訂本。根據挖補造成的字體、紙張、頁碼等等方面的差異，特別是重訂時未作改動的目錄，我們可以比較清晰地辨認出重訂本與初刻本的差別。主要在於：

1. 重訂本卷一“賦”增加了《述壽賦》、《陌上佳人賦》兩篇。依據是目錄沒有這兩篇，而在正文中有；且能判斷出是補版，頁碼重複，重複的部分有“又”字樣以示區別。

2. 重訂本卷一“七律”挖去《挽趙菊叢》、《壽蔣雪鶴》而補刻了《贈子价》、《庚戌寓京師迫於歸志呈一二知己》。依據是目錄中有前者無後者，正文中有後者無前者，且這一頁有明顯的挖補痕跡。

3. 重訂本卷四增加了十三篇障詞——前十三篇都是後增。依據是原目錄缺這十三篇；正文中頁碼從第十四篇開始編排，插入的前十三篇雖然也有頁碼，但均加“前”以示區別。

4. 重訂本卷四在卷末增加了十七首詞（十二個詞牌）以及一個由九支曲子組成的套曲。依據是原目錄無；且增加的部分字體、紙張均有

差異。

順便提一下，這次筆者還糾正了臺北故宮的一個小小錯誤，那就是由於李維楨序的落款沒有年月，臺北故宮沒有細讀李序內容而僅根據陳文燭序言的落款便將這個本子署為“萬曆庚寅”，實在是搞錯了。

其次，一個順理成章的結果就是打消了我們成批發現吳承恩佚文的期待。吳承恩詩文的數量應該很多，但大多早已亡佚，所以吳國榮的《射陽先生存稿跋》說丘度搜集到的僅僅是“存十一於千百”。對早年亡佚者我們本來難存複見奢望，但李維楨在重訂《射陽先生存稿》時說“丘公……復搜集玉叔（案：陳文燭字）所未及錄者。已，病其太繁，屬不佞校刪而為之敘”。這句話很有想像空間：既然有增有刪，動作不能算小，原刻本是何樣子，刪掉哪些，被刪的還能見到嗎？因此，研究者們下意識中也留下了有朝一日那些曾經刻進《射陽先生存稿》初刻本而後又被刪去的詩文能重見天日的念想。而現在初刻本的面貌已經清楚，重訂本增多刪少，所反映的基本就是吳承恩去世時存世詩文的全貌，李維楨的“病其太繁”，所指僅僅是丘度後來補充的部分而不是初刻本吳承恩詩文的全部，因而成批發現吳承恩佚作的可能性已不存在，哪怕再有初刻的《射陽先生存稿》被發現。

再次，基本排除了《續集》存世的可能。清代淮安學者吳玉搢在《山陽志遺》中提到他曾經搜集到《射陽先生存稿》四卷的全部和一卷續集。對吳玉搢的話不能輕易表示不信，但我們卻又一直沒有見到傳本或其他的證據線索，甚至吳玉搢自己錄出的吳承恩詩文中也未見到超出我們所知者。根據現在初刻本、重訂本基本清晰的面貌，我懷疑是否還有《續集》存在的空間。因為重訂本補入的部分分量不輕，通常情況下編為一卷已經足夠，在此之後再形成續集一卷已經不太可能。或許，所謂《續編》就是重訂本補入的內容，在補入之前曾經單獨存在；或許，吳玉搢搜集的《射陽先生存稿》四卷是初刻本，那些重訂本補入的內容對他來說就是續集。

關於《花草新編》

吳承恩曾經以《花間集》和《草堂詩餘》為底本，編纂過一本唐宋

金元詞選集《花草新編》。由於《射陽先生存稿》卷二收有《花草新編序》，陳文燭《二酉園續集》卷一也有一篇《花草新編序》，對讀互証，《花草新編》的存在已經沒有疑問。從陳《序》看，丘度似乎曾經準備刻印此書，時間與刻印《射陽先生存稿》大致同時，也就是在萬曆二十年左右，但我們後來卻沒有見過任何刻本的消息，因此是否真的已經雕版印製，還有疑問。

但鈔本存在。清末民初，非常留意鄉邦文獻的淮安學者段朝端查詢到一個鈔本：

吾友汪君澄伯，為粟庵先生元孫，老屋數椽，楹書世守。予見其書目有吳某《花草新編》一種，詫為得未曾有，亟假以來，僅一殘鈔本，黴爛幾不可讀。蓋射陽所輯歷代詞選。……第一行“《花草新編》卷之幾”，次行“射陽吳承恩汝忠甫纂輯”。凡三卷：卷三中調，卷四、卷五長調。前二卷已不存，後不知尚有若干卷。間附評注，……不知過錄，抑明經自著。惟紙墨敝淪，蠹蝕糾結，展讀不易，傳鈔料必更無此事，亦徒歸零落而已。然猶幸為予所見，得以其名附見於此，自矜創獲。……此冊極厚，約百余葉，半葉九行，行十八字，雖行楷而古意可掬。每句旁識以小朱規，上下闕中隔大朱規，至為精審。奈觸手粉碎，歎惋彌日。蔗叟附記。（《椿花閣文集·書殘鈔本〈花草新編〉後》）

這個鈔本後來的去向不明。

到上世紀五十年代，傳出上海圖書館收購到一部《花草新編》殘鈔本的消息。但當時這部鈔本似乎未曾對讀者開放，因而在此後的半個多世紀裏，很少有人述及此事。大約只有《全明詞》的編者和劉懷玉先生等很少幾位見過；而且由於他們的所見也很有限，所以後來《全明詞》和《吳承恩詩文集箋校》的介紹都很簡略。但當2010年我抱着試試看的想法去上海圖書館查詢時，竟然發現這部殘鈔本已經經過整修可以借閱了。然後三赴上海，加之又是十多天的枯燥比對，終於抄出了這部同樣是海內孤本的吳承恩詞選集的全部內容。

我覺得上海圖書館的殘鈔本很可能就是段朝端見到的本子。因為除段

朝端所謂的“每句旁識朱規”外，其餘兩者都非常吻合，極有可能是段朝端將偶見於書眉和行間的朱批誤記為“每句旁識”。

上海圖書館藏本頁面書影如附圖。所見並非如段朝端所述是一大厚本，而是經過重新封裝分為四冊，第三卷中調一冊，第四卷長調兩冊，第五卷長調一冊——第一、二卷原缺。透過裝裱可以看出原書當初漫滅不堪的狀態，所幸除少量邊角略有缺失外，主要內容尚完整。其餘則基本如段朝端所述：半葉九行，行十八字，楷書，算得上精審。由於鈔本中有不同的字迹出現，我曾經認為此鈔本可能與吳承恩無關，但近來以吳承恩手書的《沈公合葬墓志銘》為樣本仔細對照，覺得此鈔本為吳承恩手迹的可能性非常之大。此論姑且先留存照，具體容后再證。

三卷共收唐、宋、金、元代的詞三百九十四闕（第三卷一百三十五闕，第四卷一百六十一闕，第五卷九十八闕），以宋代為主，略為點綴唐代及金元詞作；使用了二百一十一個詞牌，全部是中調、長調；其中取自《花間集》的六闕，取自《草堂詩餘》的約一百六十闕。透過這些基本統計，我們可以發現：

1. 《花草新編》原本的篇幅就是五卷，缺失的僅是前兩卷小令部分。得出這個結論的主要參照是顧從敬《類編草堂詩餘》和陳耀文編《花草粹編》，他們的編排體例及分類比例與《花草新編》基本相似；到第五卷末，收錄的已經是四片長調如《三臺》、《哨遍》、《戚氏》之類，這些都已是極長的詞調，不再有延展的空間。

2. 以第三、四、五卷及《花草粹編》的篇幅比照，缺失的第一、二卷小令應該有四百闕左右。這樣，全部《花草新編》應該選詞約八百闕。

3. 《花草新編》雖然號稱以《花間集》和《草堂詩餘》為底本，但實際所采並非如想象中的那樣有足夠分量。吳承恩自選增補的倒占了一大半以上。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顯示吳承恩本人的愛好和審美，有一定的研究價值。

對於《花草新編》，學界一貫不太重視，追根尋源者少。大抵認為這就是一部含金量平平，明代常見的詞選集，選來選去都是他人的作品，對吳承恩研究的價值有限。《花草新編序》提到其中有若干採錄和自撰的批評，曾經多少留下一點想象的空間。但後來劉懷玉先生在《吳承恩詩文集箋校》裏以附錄的形式刊出了全部三十四條批語，讓人大失所望的是，